



环球航海游记

〔俄〕伊·亚·冈察洛夫 著

海洋出版社

一部富于诗画意境和文献价值的艺术长卷

——序冈察洛夫《环球航海游记》*

(一)

伊凡·亚历山大罗维奇·冈察洛夫(1812—1891)是十九世纪俄国文坛中与果戈里、屠格涅夫、列·托尔斯泰等齐名的杰出现实主义作家。《环球航海游记》(又名《“帕拉达”号三桅战舰》)被认为是举世闻名的“冈察洛夫三部曲”(即指长篇小说《平凡的故事》、《奥勃洛摩夫》和《悬崖》)的补充。冈察洛夫称自己的全部长篇小说都贯穿着一个主题思想——反映俄国生活从一个时代过渡到另一个时代。如果说,“三部曲”主要是通过典型形象反映俄国从没落的封建农奴制度向资本主义过渡的特征,那么,在《环球航海游记》中,作家则象一个渊博的学者,熔史地知识和现状、政治与经济、景物与风俗、人物与事件于一炉,并以游子拳拳之忱,向读者讲述他在欧洲、非洲和亚洲的见闻和感触,使您能从世界各地纷繁的社会现象中寻出人类向资本主义过渡这一时期的历史轨迹。

* 据И.А.ГОНЧАРОВ,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ТОМ2,ТОМ3,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ОСКВА,1959)译出。

资本主义赖以存在和发展的条件之一，就是要开辟国外市场，扩展对外贸易，掠夺殖民地。从十九世纪上半叶起，俄国资本主义有了长足发展，但在农奴制度的桎梏下，工业产品无法在有限的国内市场推销，而在欧洲市场又无力与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开展竞争。因此，向外扩张，特别是到与其毗邻的中国、日本等亚洲国家夺取海外市场，便是摆脱其经济困境的唯一出路了。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1852年沙皇俄国政府指派海军中将普提雅廷以“外交使节”的名义，率领一支舰队（共四艘），从彼得堡的喀琅施塔得港启航，到海外活动，进行以拓展市场和搜集商业、军事、资源情报为目标的全球性“商战”，最终目的是力叩锁国日本的大门，实现沙俄梦寐以求的通商。

1852年10月7日冈察洛夫辞去了财政部外贸司的优异职务，而以海军中将普提雅廷的秘书身份毅然出海。这时，他已是蜚声文坛的作家，且已届不惑之年，但仍怀着一种不避险阻，以亲睹“宇宙真颜”为快的激情，“到广大无边的世界去搜奇探奥”。在两年多的远航中，他遨游了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足迹十几个国家和地区（即朴次茅斯—伦敦—马德拉岛—丰沙尔市—佛德角—普腊亚港—爪哇—新加坡—香港（广州）—博宁群岛—长崎—上海—再访长崎—琉球群岛—马尼拉—朝鲜），而后穿过鞑靼海峡，驶抵鄂毕次克海岸的俄国阿扬港，再经西伯利亚，跋山涉水，历尽艰辛，才返回彼得堡。

1855年2月冈察洛夫回到彼得堡后不久，他的以航海日记为基础的《环球航海游记》即陆续在各种刊物上发表了，同年《俄国人在日本》还出版了单行本。1858年航海随笔汇集成卷幅宏大的《“帕拉达”号三桅战舰》首次出版。1879年再版时增补了《二十年以后》一章。本书在作者生前再版六次，足见反响之大，传诵之广。十月革命后仍一再重版，深受后世读者喜爱和推崇。

本书大舍细入，知识广博，几乎涵盖一切；在艺术上辞采瑰丽，意境婉转，人物个性鲜明，栩栩如生。特别值得一提的是，

作家匠心独运，塑造出贯串全书的“当代英国人形象”，透过它步步深入地揭露了殖民主义者的丑恶面目，这“不仅在俄国文学史中没有过、在世界文学史上也是首创”（引自本书俄文版前言）。作家对大自然的酷爱达到了“低心俯首”的地步，所以不论在满目荒凉的南非，抑或在风光旖旎的爪哇、琉球和马尼拉，他都以生花妙笔绘出一帧帧感人的画卷。再者，游记中的景物描写，舍弃了浪漫主义的传统手法，而着意于科学分析，不带夸张色彩。且看关于爪哇榕树的一段描写：“树干硕大无朋，粗根虬曲，盘旋而上，直贯梢头；树冠枝叶茂密，油光碧绿，宛如一把撑天巨伞。从叶间枝头上垂下的一条条气根，一旦落地入土，又会派生出新的树干。若听其自流，蔓延不休，独株榕树可抵一片密林，堪称凌驾于万木之上的树王。”

在发抒感触或敷陈事理上，作家善于从生活中筛选出具有时代特征和地方色彩的一点一滴，加以剖析、升华，言必中的。譬如对世界贸易的现状和前景的评估（其中涉及上海对外贸易的国际地位及其与宁波、广州等国内港口的关系）；对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的谴责；对中国、日本、朝鲜三大民族的共性与差异的看法；对美国舰队抢先打破锁国日本大门的预测等等，大都不失为真知灼见。此外，关于殖民主义，他却说了一些自以为是“公道话”的言论，这当然与他的世界观和所处时代局限性有关，不足为奇。

书中记录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史实，如南非三次“卡佛尔战争”（“好望角”）、俄国舰队三进日本叩关（“俄国人在日本”、“二十年以后”）、上海小刀会起义（“上海”）、“猪仔华工”过洋惨状（“琉球群岛”）、新加坡与马尼拉的华侨社会面貌等等，都是人类命运变迁史上充满血泪的一页，而且又是作家亲睹亲历所得的第一手珍贵史料，值得一读。诚然，依正统观念，它只算得上稗官野史，但其认识价值和史料价值则非正史可以取代，而且就感染力和可读性而言，足以同正史媲美而毫无逊色。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冈察洛夫的《环球航海游记》堪称为富于诗画意境和文献价值的艺术长卷。然而，译者自惭知识浅薄，文辞苍白，难以完满地传达原作神韵，粗疏错漏之处也一定不少，尚望读者指正。

(二)

步着作家的履痕，读者也恍若闯进一个五光十色的大千世界，揽奇探胜，领略人生。

在伦敦街头，“灯红酒绿，车马如流”，不仅行人“无一不象道貌岸然的绅士”，连辕马也都“雍容而潇洒，一副十足的老爷气派”，但处处笼罩着“沉闷的气氛”，“贸易兴隆，却没有生活”，“身临其境会产生一种空虚感”，而那“宛如豪华客厅”的商店，只能叫人感到囊中羞涩，望而止步。透过这“繁荣”的金色纱帐，冈察洛夫窥见到“因贫困而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不只是个别的人，个别的家庭，而是英国管辖下的一大片地区和国家”。难怪他从伦敦开始，便以强烈的时代感和历史感，捕捉着无所不在的“当代英国人形象”。在“清理英国给我留下的印象”时，他又刻意描写了两个形象——一个是精明强干、富于进取的英国资产阶级形象，一个是在“故乡奥勃洛摩夫卡的泥土”里产生的昏庸懒惰、保守落后的俄国地主形象，两者形成鲜明对比，读来耐人寻味。由此可见，英国之行对作家反思俄国现状及后来创作《奥勃洛摩夫》不无影响。

在好望角，你可以看到，黑人象畜牲一样被囚禁，被驱赶，被杀戮，“在文明与战争的夹击下，逃避到遥远的内地”，过着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生活。英国殖民当局的种族压迫政策，在白人与黑人之间播下了仇恨的种子，彼此势不两立，矛盾和冲突愈演愈烈，以致兵连祸结，饿殍盈途。自1834年至1853年约20年间，爆发了三次大规模围剿黑人部族的所谓“卡佛尔战争”。冈

氏是“充满血淋淋的悲剧性情节”的第三次战争的目击者，因此他不无根据地写道：“谁也不知道，这种战争还要重演多少次？”冈察洛夫一行曾深入开普殖民地进行了一系列的考察活动，并以生动细腻的笔触，把地瘠人贫的非洲、平淡无奇的一景一物、一人一事，写得波诡云谲，色彩缤纷。

在亚洲，冈氏首先接触到的地方是爪哇。他把这里称作是“世界上最得天独厚的一角”。爪哇的热带自然风光令他为之讶嗟：“漫游安热尔（指孔雀港），犹如置身于世界富翁的蔚葱绮丽的大花园。”

1853年5月冈氏抵达新加坡。当时这个只有六万人口的弹丸港岛已是各国商贾荟萃的“世界市场”和沟通欧、亚、非三大洲贸易的“商品集散地”。四万华侨不仅在人数上占绝对优势，而且活跃在商业、手工业、种植业等各个领域，为新加坡的开拓与繁荣披荆斩棘，浇灌汗水。作家对华侨的描述着墨甚浓，为读者展示出一幅华侨社会生活的全景图。不但如此，在华侨芸芸众生中，还突出地介绍了历任中、日、俄三国领事的华侨富商胡璇泽及其花园别墅。

在香港，冈氏游踪所至，处处都在大兴土木，高楼大厦，拔地而起，“只要望一望堤岸市街的豪华屋宇，你脑海里就会浮现出一幅连山峦也将为之倾倒的图景”。与此相傍，香港同胞居住的“小中国”，不是“邈邈而拥挤的窝棚群”，便是“空气污浊的小街巷”。据冈氏观察，他们来到富丽堂皇的欧洲人居住区时，“总不免有‘鱼儿从污水泥潭投入清水瓷池’的羞辱感”。香港的中国人虽然有了“属于自己的小中国”，但并不能摆脱被摆布的命运。这个“小中国”的存在不过是整个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小小缩影。

在上海，冈氏亲睹上海小刀会与南京太平军相呼应，揭竿举事，抗清反帝。他以这一重大事件为题材，“摄”下了一帧帧可贵的历史写真，俾今日读者得以感受到“衣衫褴褛的浪人们”浴血

奋战、坚守城池的英勇气概，震怒于清兵“放火焚城”、“擒拿叛党”、“屠杀无辜”的罪恶行径，洞彻到外国侵略者“严守中立”的欺骗性。战云密布的黄埔江上，排列着虎视眈眈的外国军舰；号称“浮动堡垒”的鸦片趸船从吴淞口向中国内地输送毒品；海关被英国水兵占据，形同虚设，一切舶来品免税流入上海；更有甚者，“洋人不但在中国的田野上纵马挥鞭，逍遥自在，而且喧宾夺主，树立界石，禁止中国人入（跑马厅）内游览”。在《上海》里，还广泛地涉及商业、农业、宗教、民俗乃至上海平民给作家留下的美好印象。

在日本，俄国海军中将普提雅廷导演了三进日本叩关的闹剧。1853年8月至1854年2月普氏乘“帕拉达”号两进长崎，要求通商，但日本人耍弄“小聪明”，在“鹤狐互宴”间，巧妙周旋，延宕时日，致令普氏坐待半年之久（其间转航上海逗留了一月有余）才进行谈判，然后又以“国君新崩”为由，宣告休会。不过，普氏岂肯就此了事。1854年11月在归国途中，他突然改乘“季阿娜”号，从鞑靼海峡远航毗邻京都的大阪市，以为这样“钻进日本心脏”，“触一触它那根最敏感的神经”，日本人就会“惊慌失措”，“接受条款”。但事与愿违，日本“两岸设防”，以“星罗棋布的哨艇”相迎，“季阿娜”号只好撤至下田港。不料，战舰在那里遭逢海啸，殒灭海底。1855年1月6日舰上官兵弃船上岸，幸免于难，但“三进日本叩关”的闹剧却以悲剧形式降下了帷幕（详见“二十年以后”）。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列强涌入日本，这是资本主义鲸吞世界的必然趋势。当时，日本处在封建社会末期和明治维新前夕，依靠锁国政策赖以苟延残喘的幕府政权，对内“因循蚁巢式的专制统治”，对外“拒绝同外国人交好、通商，抵制外来宗教”。锁国的恶果是隔绝了日本同外界的联系，禁锢了日本人的“固有活力”和“日本民气”，它不但不能成为“护身的高墙”，而只能是“作茧自缚”，致使日本社会停滞，民生凋敝，国势衰微，面对外

国兵舰停在眼前耀武扬威，而无力御敌于国门之外。凡此种种，都通过生动具体的事例和人物形象反映到书中了。不仅如此，作家还在理解和同情之上剖析了日本人在锁国体制窒息下被扭曲了的精神面貌，并以此阐明日本“亟待建立足以振奋人心的新国策”。同时，透过对日本青年一代的观察，他更以饱蘸希望之笔写道：他们中间“涌出了一股新的思潮——觉醒与追求”，“洋溢着渴求填补一切空白的自觉感”，“从这些人身上，可以看到日本的未来”。

游记内容浩如烟海，这里只能是大海拾贝，把个人偏爱的捧来献给读者，以期引起大家的兴趣，一同来寻觅更多更美的“海贝”。

本书的翻译出版多蒙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关注和支持，又承海洋出版社总编辑周培兴先生和韦素华先生悉心审阅，润饰加工，劳神甚夥，这里一并致以谢忱。

译者
于广州中山大学

目 录

- 一 从喀琅施塔得到利泽德角.....(1)**
整装告别前往喀琅施塔得—“帕拉达”号三桅巡洋舰—
海洋与水手—军官集会室—芬兰湾—搏击风浪—晕船—
果特兰岛—舰上霍乱—失足落海者—松德海峡—卡特加
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海—多格滩和加来灯塔
——一艘被抛弃的海船—渔民—英吉利海峡和斯皮特黑德
锚地—伦敦—威灵顿的葬礼—杂谈英国男人和女人—返
回朴次茅斯—寄居在“肯培尔顿”号上—漫游朴次茅斯、
绍斯西、波特西和戈斯波特—在斯皮特黑德锚地祈风—
圣诞节的前夕—英国人与俄国人剪影—离港，
- 二 大西洋与马德拉岛.....(71)**
跨进大洋—风浪与颠簸—抵达马德拉—丰沙尔市—登山
远足—领事宴客—开航
- 三 航行在大西洋的热带.....(106)**
东北贸易风—佛得角群岛—圣地亚哥岛与普腊亚港—北
回归线—热带的冬天—无风带—赤道—南回归线与东南
贸易风—飞鱼与鲨鱼—又是静稳无风—谢肉节—战舰上
的生活方式—游泳—海与天
- 四 在好望角.....(134)**
抵达Falsebay—西蒙斯湾和西蒙斯顿—检修战舰—开普
敦—Welch's hotel—桌山、狮岭、鬼峰—植物园—俱
乐部—英国人、荷兰人、马来人、霍屯督人和黑人—开

普殖民地及卡佛尔战争的历史梗概—殖民地之游—索麦
尔塞特—斯特伦博希—爱森堡农场—威灵顿—贝恩先生
—监狱和囚徒—峡谷—伍斯特—矿泉—归途—蛇山—食
蛇鸟—温贝格—卡佛尔首领塞奥洛—离岸

五 从好望角到爪哇岛……………(260)

大暴风—复活节—印度洋上的三十天—酷热—龙卷风—
安热尔锚地—爪哇夜景—中国人与马来人

六 新加坡……………(274)

泊岸—马来人与印度人—游览市区和近郊—欧洲人、马
来人与中国人居住区—出售鸦片—菠萝、芒果与莽吉柿
—椰子—新加坡的含义—庙宇—商人黄埔及其花园别墅

七 香港……………(308)

港口与城市风光—宫殿式通衢与中国人街市—中国男人
与中国妇女—俱乐部与兵营—主教与总督访问我舰—渣
甸洋行

八 博宁群岛……………(320)

中国海—飓风—进入太平洋—台风—无风与炎热—皮利
岛、洛伊德港—“奥利乌查”号三桅炮舰和美洲公司
“缅希科夫公爵”号货船—来自俄国的信使—移民—游
览、午餐和海滨之夜

九 俄国人在日本……………(339)

驶入长崎港—日本人首次来访—港口和城市风光—炮台
和村庄—通译和侍卫长—日本哨艇和船手—向奉行递交
书信—天天同日本人打交道—供应食品—商馆的荷兰人
来访—暴风雨—新通译—就海军中将同长崎奉行会晤的
仪式举行谈判—奉行的秘书—长崎登岸的盛况—码头和
轿子—日本士兵—街道与民房—会见奉行—递交俄国政
府致日本国政府函件—日方宴客—等候江户的答复—新
上任的奉行—又一个新通译—出航一周—“奥利乌

查”号炮舰上的演出一幕府将军之死—雷雨—江户的答复—荡舟闲游—八宾湾—鼠岛—礼品—来自江户的要闻—启锚离港

十 上海.....(429)

马鞍群岛—渔船队—换乘纵帆船去上海—古茨拉夫岛—扬子江—火光烛天—吴淞口与吴淞镇—中国兵船和欧洲船舰—上海—论茶—平民—海关—美国领事—中国雕刻—街道和市场—店铺和商人—水果、蔬菜和野味—小茶馆—洋行—小佛寺—上海的外国银币和中国铜钱—市郊、田野和跑马厅—清军兵营和暴动者—道台吴健章—商贩“围城”—英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鸦片贸易—上海的意义—皇帝宝座的觐觐者—基督教在中国的弘扬—田园和农夫—中国丧礼—返回战舰

十一 俄国人在日本.....(483)

互赠礼物—新来的官员—关于日本特使的消息—约期会见特使—新年—重访长崎—礼炮—四位特使和两位奉行—致词、进餐、座谈—感慨万端—特使访问三桅战舰—会谈、宴客—赠礼—日本军刀—日方的隆重欢迎与盛大宴会—将军的礼物—幕府的复函—迭赴长崎谈判—日本新年—特使再访战舰—日方设宴饯行—离港

十二 琉球群岛.....(535)

海岸风光—博宗村—巴吉尔·霍尔—田园诗—通往首府之路—首府—石雕—风景—居民、屋宇和寺庙—田野—国王的城堡—琉球的附庸地位—新教传教士—田园诗的另一面—那坝港—传教士的寓所—那坝港督办—一艘载运中国移民的海船—游览—离港

十三 马尼拉(从琉球到马尼拉).....(566)

马尼拉湾—鸡屿、马屿和修女屿—泊港—巴石河—街道、店铺和旅馆—比农多市集和古城堡—泰加禄人、中

国人、混血儿和西班牙人—郊外—植物—田园—卡尔萨多（游乐场）—法国神甫—草制手工品和马尼拉麻织品—圣克鲁斯教堂和米盖尔教堂—士兵操练—妇女—室内壁虎—淋浴—访西班牙人—卷烟厂—法国主教—西班牙修道院—大教堂—祈祷者和传道者—斗鸡—树木种类—绳索加工厂—采购雪茄—舰上女客—吕宋和马尼拉两地名称的由来—秀丽的风景—菲律宾的地理、历史与统计资料浅说

十四 从马尼拉到西伯利亚海岸……………(632)

摇摇欲坠的帆船—巴坦岛—Padre（神甫）和治安官—风海流—甘米银岛、皮奥克温托港—红木—鸟与虫—香蕉—吞食鸭子的蜥蜴—热带森林中的野餐—鲸鱼—鲨鱼—哈密尔顿岛—山茶花—朝鲜人—来自上海的消息—长崎—第二位奉行—赠礼—食品—五岛列岛—朝鲜海岸—绘制和验证海图—拉扎列夫湾—海滨漫游—浓雾—蛇—同居民的接触—不愉快的事件—图们江—朝鲜历史拾零—鞑靼海峡—飓风—浩渺的海湾—居民—通古斯人阿丰卡—吉利亚克人

十五 经由西伯利亚的归途……………(686)

航行在鄂霍次克海上—捕鲸者—彼得客栈—阿扬港的峭壁与锚泊场—束装就道—骑马旅行—翻越朱格柴尔山脉—山岭和沼泽—涅尔坎和马亚河—雅库特人和俄罗斯移民—再次骑马—森林和沼泽—小木屋—马车

十六 别了，雅库次克……………(730)

乌拉萨（窝棚）—驿站站长—在勒拿河畔投宿—渡河—雅库次克—购置行装—皮衣—俄罗斯传教士—圣经的雅库特语译本—雅库特人、通古斯人、卡拉高里人、楚科奇人—官吏、商人—送别

十七 抵达伊尔库次克……………(768)

奥廖克马城—勒拿河—勒拿河沿岸驿站—零下四十度—
凝成冰块的酒和汤—设有暖炉的木屋—森林—通古斯人
维季姆河—基廉斯克—驿夫和驿马

十八 二十年以后……………(784)

一 从喀琅施塔得到利泽德角

整装告别前往喀琅施塔得——“帕拉达”号三桅巡洋舰
——海洋与水手——军官集会室——芬兰湾——搏击风浪——晕船
——果特兰岛——舰上霍乱——失足落海者——松德海峡——卡特
加特海峡和斯卡格拉克海峡——德国海——多格滩和加来灯
塔——一艘被抛弃的海船——渔民——英吉利海峡和斯皮特黑
德锚地——伦敦——威灵顿的葬礼——杂谈英国男人和女人
——返回朴次茅斯——寄居在“肯培尔顿”号上——漫游朴次茅
斯、绍斯西、波特西和戈斯波特——在斯皮特黑德锚地折
风——圣诞节的前夕——英国人与俄国人剪影——离港

前 寄两函，如投大海，令我诧异不已。第一封写于1852年11月2日至14日间，寄自英国；第二封是从香港投递的。在这两处地方，信件的命运如同新生婴儿的命运一样，备受关心和爱护。在英国及其殖民地，信件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宝。因此，每一封信，即使易手千人，由铁路而公路而远涉重洋，从一个半球到另一个半球，都会毫无差迟地递送给收信人，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万一收信人已故或他迁，信件也会毫无差迟地退回给发信人。那两封信真不是在大陆，在丹麦或普鲁士的领地上遗失了吧？但现在来穷源竟委，未免太晚了。如有必要，宁可重写……

您希望我把对大海的感触，同水兵的友谊，在丹麦和瑞典海岸以及在英国的见闻，都缕述一遍吧？我，比起你们来，是被城市生活娇养得最不像话的一个，白天交际应酬，夜里清闲自在，

只是在十分必要时才小别幽雅的书斋，而且总是怀着依依之情。然而，一天之内，不，是顷刻之间，我突然走出书斋，投入滔滔大海的怀抱，一改往日陋习，混迹于海员中间，开始了漂泊生涯。我的这一转折，想来也是您希望知道的吧？回想过去，那怕一只苍蝇钻进卧室，在窗扉和天花板上嗡嗡地乱飞乱撞，或是一只老鼠在角落里吱吱作响，我就不能安眠。窗户透风，我会退避不迭；路遇坑洼，我会肆口谩骂；偏街冷巷的晚会，我一概会以“不宜远行”为由拒不出席，惟恐耽误了严格规定的就寝时间；菜汤不得有一点烟味，烤肉不能烧焦，饮水必须明如水晶，要不我也会大发牢骚……可现在——我突然要出海啦！人们大惑不解，问道：“船颠簸起来，您怎么走动？”其实，在他们看来，马车若不是出自能工巧匠之手，也会嫌它太颠簸的。“您能吃得下，睡得着吗？您能跟陌生人和睦相处吗？……”问题像雪片似地飞来。大家以近乎病态的好奇目光盯着我，仿佛一场大难就要降临在我的头上了。显而易见，他们都是从未经历过海上生活的人。在他们的记忆里，大海、水手和船长，依然像古老的库珀尔小说或马利耶特童话中所描绘的那样可怖：什么船长动辄囚锁乘客，烧死或绞死下属啊，什么海啸沉船啊，不一而足。“船长会把您悬空吊了起来，”至亲好友（记得吧，您也是其中一个）都这样提醒我，“不准给您食物，最后把您逐放到荒无人烟的岛上去。”“为什么？”我反问道。“只因您坐又坐不稳，走又走不动，而在禁止吸烟的地方，您却点燃了一支雪茄。”“我一切都按船上的规矩行事。”我婉言回驳道。“您习惯夜间写作，可在船上，太阳一落，灯火全都熄灭了。”朋友们接着说，“等着您的，不仅有风浪声，喧哗声，敲击声，还有呛人的腥味！”“到那时呀，您只能饮酒止渴啦！”有人吓唬我说，“船上淡水奇缺，饮甜酒多于喝淡水。”“真的，用舀水的大勺子喝呢，我坐过海船，亲眼见过。”有人从旁帮腔。一位老太太总是忧郁地望着我摇头，劝我“最好取陆路去周游世界”。而另一位既聪慧又

可爱的夫人，见我去她那里辞行，竟然潸然泪下，感伤不已。这倒叫我受宠若惊了，因为我和她一年不过只有两三次会面，其实纵令相隔三载（即环球航海所需的全部时间），她也不至于如此动情吧。“您——，哭什么？”我问。“我为您而惋惜。”她一边擦眼抹泪，一边说道。“您所以惋惜，是因为一个多余的人仍不失为消遣取乐的对象吧？”我直言不讳地指出。“不，您花过多少时间陪我消遣呢？”她反诘道。我语塞了，不便穷究她哭什么了。“我惋惜的只是，天晓得您会流落何方。”我听了勃然大怒。旅行家的命运本来是令人羡慕的，可现在呢，却遭人白眼！

“您若是由于羡慕而流泪，那这种泪水就好理解了。”我说，“至于惋惜，倒是应该对您自己而发，因为您没有我幸运，我将游历我们谁也没有到过的地方，饱览国内梦想不到的奇迹，在我的眼前将展开一部博大无边的书卷，而它的第一页就不是任何人都能有幸读到的……”我仍好声好气地说道。“唉，别说了！”她含愁嗟叹，“这一切我都明白。可是，为了读到这部巨著，您得付出多大代价呀？想想吧，等待您的将是什么？饱尝艰苦，历尽风险，甚至九死一生！……为了您，为了您的命运，我心如刀割，所以就哭了。不过，请别相信眼泪的征兆！”她破涕为笑，接着又说：“我不是为您而哭，是情不自禁地哭了起来。”

我对出海的向往魂牵梦绕，如痴如醉。眼下，离成行之日尚远，但预言啊，警告啊，不绝于耳。对此，我一律弃置不顾或报之一笑。这是我企盼已久的远游，也许从孩提时期起，我已幻想过实践先生的教诲：从一点不断延长，绕行一周，再回到起点。我曾渴望从我出生的伏尔加河右岸出发，扬帆前进，而后沿左岸返航；渴望亲历先生指向的地方——赤道、南极、北极、热带。但是后来，当我的视野从地图和先生的教鞭转到库克和万库维

尔^①的丰功伟绩和历险情节上时，我已心灰意懒，趑趄不前了。比照他们的功勋，连荷马笔下的英雄阿雅克斯、阿喀琉斯和赫拉克勒斯，恐怕都望尘莫及吧！我，一个生长在大陆、从未见过海洋的怯懦孺子，面对航海家们浪迹天涯、饱经风霜的苦难历程，怎能不惶恐不安呢？但是，光阴荏苒，恐惧的心理渐渐消失，而热带的密林、湛蓝的海洋、灿烂的天空却深深地印在我的脑际里，伴随我度过了青年时代。

“不，我不想去巴黎，”记得吧，我曾多次向您表示过，“也不想去伦敦，甚至意大利——诗人啊，尽管这是您备加赞美的地方^②！我只渴望去巴西，去印度——在那里，骄阳既然能使岩石长出生命，又能以其烈焰把一切化作焦沙烂石；在那里，土著一如人类祖先，以山肴野蔌为食；那里四季如夏，狮、虎、蛇、蟒出没无常；那里有天堂般的殿宇，雕梁画栋，金碧辉煌；大自然宛如印度舞女，珠围翠绕，浓香四溢；在那里居住会令你陶然欲醉，但要不惮酷热，甘冒风险；在天造地设的万千景象面前，人的有限想象力会显得愈加贫乏；旖旎奇丽的风光会使你大饱眼福，会拨动你的心弦。”

在那神秘的远方，一切都还是猜不透的谜，但在想像中却是无限美好。从前，有不少幸运儿也曾云游四海，可是他们带回来的，不是哗众取宠的奇闻，就是对宇宙奥秘的幼稚解说。尔后，出了一位圣贤，同时又是诗人，他以智慧之光照亮了世间神秘的角落。他笃信造物主，热爱上帝创造的世界，并怀着这颗赤诚的心，带着罗盘、铁锹、圆规、画笔到了那里。他把生命、智慧和经验传播到草木不生的荒漠，带进了深山老林，还以闪光的真知

① 库克（即詹姆斯·库克，1728—1779）和温哥华（1758—1798），皆英国航海家，前者领导三次环球航行，探测海洋，发现了太平洋许多岛屿（如夏威夷群岛等），后者参加了库克领导的第二和第三次环球航海。——译者

② 指俄国著名画家尼古拉·阿波隆诺维奇·迈科夫于其诗集《罗马随笔》（1847年）中对意大利的描述。冈察洛夫是他家的常客，两人过从甚密。书中的收信人即是迈科夫。——译者